**专题01 小说文本**



（2023·全国乙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长出一地的好荞麦**

曹多勇

这年里，德贵最后一次来种河滩地已是腊月里，这期间，他先后种过一次黄豆，两次绿豆，两次麦子，庄稼还是颗粒无收。这情况，德贵还有岁数更大的犁都没经历过。儿子儿媳说这怪气候叫厄尔尼诺现象，德贵不听这道理，骂天，说这是要绝人啊！

大河湾土地分两种：一种在围堤坝里，淮河水一般淹不掉，是大河湾人赖以生存的保障；另一种地在堤坝外，无遮无拦地紧挨淮河，一年里能收季麦就不错了，秋季天都荒着——这地叫河滩地，也叫荒地，大河湾只德贵一人秋季天还耕种河滩地。

村人说德贵，那点河滩地还能结出金豆豆、银豆豆？

德贵家人也说德贵，年年秋季天见你河滩地种呀种呀种，可临了收几次？

德贵先是不愿搭理话，落后才说，俺见河滩地长草就像长俺心口窝，痛得夜夜睡不着觉呀！

河滩地位于村东两里地，德贵村东里出了庄，赶头牛，扛张犁，沿河堤一直往东去，人老，牛老，犁也老。牛老，蹄迈得很迟缓，远处里还以为牛是站堤坝上不动弹；人老，老在脊梁上，肩上挂一张犁，侧斜身显得更佝；犁呢是犁铧小，犁把细，还满身裂出一道一道暗裂纹，像老人手上脸上的皱纹皮。牛前边领，德贵后面跟，牛缰绳牵连他们俩，一副懒懒散散的模样，弄不清是德贵赶牛，还是牛牵德贵。至河滩地头，德贵说一声“吁——”，牛停下蹄，瞪一对大牛眼瞧德贵，德贵下堤坝往河滩地里走，牛也侧转身头低屁股撅，挺住蹄缓下堤坝追德贵，关键时才分出牛还是受人支配着。

德贵没有即刻套牛犁地，他知道牛跟自己还有犁都得歇息喘口气，犁榫眼松，趴德贵肩“吱呀、吱呀”一路不停歇地叫，德贵说犁，俺知道你榫眼咧着嘴，不湿润湿润水，你准散架。牛嘴也“吧嗒，吧嗒”扯黏水吐白沫，德贵说牛，俺知你嗓子眼冒着火，得去淮河里喝个饱，于是，德贵、牛和犁三个老货径直朝淮河走去，牛饮水，人喝水，犁干脆丢河里，德贵喝几口水站起身，骂犁，你个老货还真能憋气呢；骂牛，你个吃草的家伙能站俺上游饮水？

淮河水这会儿还温温顺顺躺河床里，波浪一叠压一叠有条不紊地浪过来又浪过来。德贵、牛，还有那只淹没水里的犁构成一幅温馨的田园画，但德贵却在这宁静貌似温顺的淮河水里瞧看出洪水泛滥的迹象，这迹象是几缕混浊的泥丝，曲曲折折隐河边的水里摇曳流过，这几缕混浊的泥丝就是上游山水下来的前兆，就像暴风雨过来之前的一阵凉风。

牛饮饱水抬起头，润湿的嘴像涂抹油似的又黑又亮，德贵问牛，你说俺们这地犁还是不犁？牛两眼盯着水面瞧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瞧，德贵又问犁，你说俺们这地犁还是不犁？德贵问犁没见犁，这才弯腰伸手捞出犁，犁全身吃透水，多余的水“滴答滴答”往河面滴。这清脆的水滴声像是回答德贵的问话，德贵说还是犁说得对，不能害怕涨水淹河滩地，俺们就不种河滩地。

不知怎么的，德贵感觉最通人性的是犁，而不是牛。

这天上午，德贵犁过河滩地；这天下午，德贵耙过河滩地；这天挨傍晚，德贵撒开黄豆种。一天时间，这块河滩地就喧喧腾腾像块饼被德贵精心制作好，摆放在淮河边上。

然而，还没等德贵的锄伸进去，淮河的水便涨出来，德贵赤脚跑进黄豆地，眼前那些没顶的禾苗还使劲地举着枝叶在河水里挣扎，德贵站立的地方原本还是一处干地，河水舔舔地漫过脚面，德贵往后退，骂河水，说俺是一棵会挪动的庄稼，你们想淹也淹不住。

就这么河水淹过种，种过淹，德贵从夏日里一口气赶进腊月天。

腊月里天寒地冻，德贵这回出村没牵牛，没扯犁，只扛一把大扫帚，河滩地经河水反复浸泡几个月，晃晃荡荡地如铺展一地的嫩豆腐。这样的地是下不去牛、伸不开犁。德贵扛的大扫帚是牛也是犁，德贵脱下鞋，“咔嚓”踩碎表层的薄冰走进去，冰泥一下没过小腿肚，德贵挨排排拍碎冰，而后才能撒上种。

这一次撒的是荞麦，腊月天，只能种荞麦。

德贵毕竟是上岁数的人，又加两腿淤进冰泥里，那些刺骨的寒气也就洪水般一浪一浪往心口窝那里涌，德贵仍不罢手，不急不躁，拍一截冰泥地，撒一截种子，而后再把荞麦种拍进泥水里，德贵知道停下手，这些拍碎的冰泥又会凝结起来，德贵还知道荞麦种在这样的冰泥里是长不出芽的，即使长出芽，也会被冻死，但德贵仍是一点一点地种。

这天，德贵回家烧两碗姜茶喝下肚，便躺床上睡起来，梦里的河滩地绿油油长满一地的好荞麦，长呀长呀一个劲地往上长。

（有删改）

7．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以一年里多次耕种都颗粒无收的事实开篇，为下文在人与大自然的激烈冲突中塑造德贵这一人物形象埋下了伏笔。

B．面对村人与家人的不理解，德贵说“俺见河滩地长草就像长俺心口窝”，形象地表达了他对土地的那种深厚感情。

C．小说最后以德贵梦见地里长出了好荞麦结尾，这样的艺术处理既照应了题目，也增强了小说的温情意味与向上的力量。

D．德贵与《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有相似之处，德贵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与老人的永不言败，都是他们坚韧执着性格的体现。

8．文中画线部分的描写，人、牛、犁浑然一体，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营造出来的？请简要赏析。

9．德贵与牛、犁对话，表现了德贵什么样的心理？请结合小说简要分析。

（2023·新高考Ⅱ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社戏（节选）**

沈从文

萝卜溪邀约的浦市戏班子，赶到了吕家坪，是九月二十二。一行十四个人，八个笨大衣箱，坐了只辰溪县装石灰的空船，到地时，便把船靠泊在码头边。掌班依照老规矩，带了个八寸大的朱红拜帖，来拜会本村首事滕长顺，商量看是在什么地方搭台，哪一天起始开锣。

半月来省里向上调兵开拔的事，已传遍了吕家坪。不过商会会长却拿定了主意：照原来计划装了五船货物向下游放去。长顺因为儿子三黑子的船已到地卸货，听会长亲家出主意，也预备装一船橘子下常德府。空船停泊在河边，随时有人把黄澄澄的橘子挑上船，倒进舱里去。戏班子乘坐那只大空船，就停靠在橘子园边不多远。

两个做丑角的浦市人，扳着船篷和三黑子说笑话，以为古来仙人坐在斗大橘子中下棋，如今仙人坐在碗口大橘子堆上吸烟，世界既变了，什么都得变。可是三黑子却想起保安队队长向家中讹诈事情，因此只向那个做丑角的戏子苦笑。

长顺约集本村人在伏波宫开会，商量看这戏演不演出。时局既不大好，集众唱戏是不是影响治安？末了依照多数主张，班子既然接来了，酬神戏还是在伏波宫前空坪中举行。凡事依照往年成例，出公份子演戏六天，定二十五开锣。并由本村出名，具全红帖子请了吕家坪的商会会长，和其他庄口上的有名人物，并保安队队长、排长、师爷、税局主任、督察等，到时前来看戏。还每天特别备办两桌四盘四碗酒席，款待这些人物。

到开锣那天，本村和附近村子里的人，都换了浆洗过的新衣服，荷包中装满零用钱，赶到萝卜溪伏波宫看大戏。因为一有戏，照习惯吕家坪镇上卖大面的、卖豆糕米粉的、油炸饼和其他干湿甜酸熟食冷食的，无不挑了锅罐来搭棚子，竞争招揽买卖。妇女们且多戴上满头新洗过的首饰，或镀金首饰，发蓝点翠首饰，扛一条高脚长板凳，成群结伴跑来看戏，必到把入晚最后一幕杂戏看完，把荷包中零用钱花完，方又扛起那条凳子回家。有的来时还带了饭箩和针线，有的又带了香烛纸张顺便敬神还愿。平时单纯沉静的萝卜溪，于是忽然显得空前活泼热闹起来。

长顺一家正忙着把橘子下树上船，还要为款待远来看戏亲友，准备茶饭，因此更见得热闹而忙乱。家中每天必为镇上和其他村子里来的客人，办一顿过午面饭。又另外烧了几缸热茶，供给普通乡下人。长顺自己且换了件大船主穿的大袖短摆蓝宁绸长衫，罩一件玄青羽绫马褂，舞着那个挂有镶银老虎爪的紫竹马鞭长烟杆，到处走动拜客。

第一天开锣时，由长顺和其他三个上年纪的首事人，在伏波爷爷神像前磕头焚香，杀了一只白羊，一只雄鸡，烧了个申神黄表。戏还未开场，空坪中即已填满了观众，吕家坪的官商要人，都已就座。开锣后即照例“打加官”，由一个套白面具的判官，舞着个肮脏的红缎巾幅，台上打小锣的检场人叫一声：“某大老爷禄位高升！”那判官即将巾幅展开，露出字面。被尊敬颂祝的，即照例赏个红包封。有的把包封派人送去，有的表示豪爽，便把那个赏金用力直向台上掼去，惹得一片喝彩。当天第一个叫保安队队长。第一出戏象征吉祥性质，对神示敬，对人颂祷。第二出戏与劝忠教孝有关。到中午休息，匀出时间大吃大喝。休息时间，一些戏子头上都罩着发网子，脸上颜料油腻也未去净，争到台边熟食棚子去喝酒，引得观众包围了棚子看热闹。妇女们把扣双凤桃梅大花鞋的两脚，搁在高台子踏板上，口中嘘嘘的吃辣子羊肉面，或一面剥葵花子，一面并谈论做梦绩麻琐碎事情。下午开锣重唱，戏文转趋热闹活泼。

掌班走到几位要人身边来请求赏脸，在排定戏目外额外点戏。

大家都客气谦让，不肯开口。经过一阵撺掇，队长和税局主任是远客，少不了各点一出，会长也被迫点一出。队长点“武松打虎”，因为武人点英雄，短而热闹，且合身份；会长却点“王大娘补缸”，戏是趣剧，用意在于与民同乐。戏文经点定后，照例也在台柱边水牌上写明白，给看戏人知道。开锣后正角上场，又是包封赏号，这个包封却照例早由萝卜溪办会的预备好，不用贵客另外破钞。

最末一出杂戏多是短打，三个穿红裤子的小花脸，在台上不住翻跟斗，说浑话。

收锣时已天近黄昏，天上一片霞，照得人特别好看。一切人影子都被斜阳拉得长长的，脸庞被夕阳照炙得红红的。到处是笑语嘈杂，过吕家坪去的渡头，尤其热闹。方头平底大渡船，装满了从戏场回家的人，慢慢在平静河水中移动，两岸小山都成一片紫色，天上云影也逐渐在由黄而变红，由红而变紫。太空无云处但见一片深青，秋天来特有的澄清。在淡青色天末，一颗长庚星白金似的放着煜煜光亮，慢慢地向上升起。远山野烧，因逼近薄暮，背景既转成深蓝色，已由一片白烟变成点点红火。……一切光景无不神奇而动人。可是人人都融和在这种光景中，带点快乐和疲倦的心情，等待还家。无一个人能远离这个社会的快乐和疲倦，声音与颜色，来领会赞赏这耳目官觉所感受的新奇。

（有删改）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萝卜溪的酬神社戏，适逢秋天橘子收获时节，按惯例在伏波宫前空坪中连演六天。

B．女人们成群结伴来看戏，有的还会带上饭箩针线或香烛纸张，富有乡土生活气息。

C．“打加官”第一个就叫保安队队长，可以见出萝卜溪办会者对他有所忌惮和逢迎。

D．排定戏目外额外点戏需封赏，会长“也被迫点一出”，此细节暗示了会长的吝啬。

7．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本文开头写戏班子如约而至，接下来又写到“省里向上调兵开拔的事”，令人感觉到一种寻常岁月隐约生变的气氛。

B．传统白话小说常以描摹衣饰来刻画人物，本文写社戏之日长顺走动拜客，就使用了这种笔法来表现长顺的郑重守礼。

C．最后一段景物描写，同鲁迅《社戏》对归家途中的景物描写一样，都以自然之美衬托了散戏后人们的失落与惆怅。

D．沈从文这里写社戏，同他在《边城》中写端午节一样，都是通过对民俗的铺写描绘了存有世外桃源意味的乡土社会。

8．本文是如何描写社戏的仪式感的？请结合全文简要说明。

9．文中记述社戏的筹备及演出过程，多处使用“依照往年成例”“照习惯”“照例”等，含有哪些意味？请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理解。



（2022·全国甲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支队政委（节选）**

王愿坚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像是负了伤，正在爬一个崖头，怎么也爬不上去。忽然，老胡来了，他变得跟棵老黄松似的，又高又大，伸出小葵扇那么大的一只手，拉住了我……一睁眼，可不是，我的手正在他手里攥着呢。

见我醒了，他把我的手捏紧了，突然问我：“老黄，我求你个事成不成？”

“怎么不成！”我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被拂晓时的月光一照，更是苍白，简直像是块白石头刻出来的。

“我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一定！”

他扭身戳了戳正在酣睡的林大富。小伙子一骨碌爬起来，愣眉愣眼地问：“政委，要出发？”

“不，有任务！”老胡说着抓起一个挎包，对我说：“咱们到那边竹林里去。”

我疑疑惑惑地背起他，来到了那片竹林边上。这时，启明星贼亮贼亮的，东方已经现出鱼肚白了。老胡四下里看了看，选了一棵大毛竹，靠在上面坐下来，又问了我一句：“真的叫你干啥你干啥？”

“真的，快说吧！”我被他弄得又糊涂又心焦。

“好！”他伸手从挎包里掏出两根绳子，“噗”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然后两手往竹子后面一背，厉声说：“把我绑起来！”

“该不是叫伤口疼得他神经错乱了吧？”我想，本想不干，无奈已经有言在先了，我一面绑，一面问“这是干啥？你疯啦？”他没搭我的腔，只是一个劲叫着：“绑紧点，绑紧点！”等我们把他两手绑好，他又把那条伤腿伸开，蹬住了另一棵竹子：“把这也绑住！”我们也照办了。

看看我们都弄妥了，他咬咬牙说：“来，使劲挤它！”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我叫过小林，轻经地打开了他伤口上的布带子。伤口，像个发得过了火的开花馒头，又红又肿，没有器械，没有麻药，硬是把脓血从伤口里挤出来，这痛苦……

“快，快下手哇！”他在催我。

“我，我干不来！”我痛苦地说。

“你答应过我嘛，黄兴和同志！”他哀求似地说，“你总不能瞪着眼看我受罪呀，是不是？俗话说‘伤口出了脓，比不长还受用’，帮我挤挤就好了。好了，那不给队上减少了个累赘？又可以多帮你干点工作。”对我说完软的，又对小林来硬的：“林大富同志，‘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服从命今，我命令你：挤！”

我横了横心：“干！”便让小林抱住他的腿，我两手握着伤口按下去。随着手劲，我觉得手底下他的肌肉猛地哆嗦了一下。我问：“老胡，怎么样？”

“没关系，你，你别管我！”

我继续用力挤着伤口，这会儿我真想看看他是不是吃得消，却又不敢看。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减少些痛苦，我故意把话岔开来：“老胡，你看今天敌人还会不会再跟上来？”

“说……说不上…”他低声回答。他把“上”字说成了“桑”，听得出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再追上来怎么办呢？”我又问。

“嗯……”他猛地抖了一下，那两株竹子也跟着索索地抖一阵。

“要是真来了，咱就再干他一下，好不好？”

“嗯……”他又是一阵猛抖。

一连两次问话没有回答，我心慌了，扭头向他望了望，只见他两手紧紧抠住地面，那被痛苦扭歪了的脸上，汗水顺着那浓黑的眉毛和鬓角，一串串地流着。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压下想住手的打算，火辣辣地喊了声小林：“快，快去化杯盐水来！”

蓦地，竹子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两片硬硬的小碎骨片跳到了我的手上，然后滑过指缝掉落到脚下的草丛里。我停住了手。这才觉得自己的脊背一阵发冷，原来衣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我俩把他的伤口用盐水洗净，包扎好了，然后解开绳子，扶他在草地上平躺下来。他紧闭着眼，像睡着了似的。我撩把野草擦着手，坐到他的身边，小林正在掰着他的手指，他手里紧握着一把潮湿的泥土。

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淡淡地洒在他的险上。他无力地睁开了眼，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老黄，痛——啊！”

汗珠映着阳光，晶亮晶亮的。我觉得自己的眼睛仿佛被这晶亮的反光刺得发痛，一滴咸咸的东西滚下来，流到了嘴角上。

（有删改）

文本二：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节选）**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到了1935年6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陈毅把万金油涂在伤口上，再换上新纱布。不久，伤口情况有所好转。①

夏天，陈毅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9月，伤口变得疼痛难忍，腿也肿了起来，为了去南雄开会，他不得不拄着拐棍，脚步蹒跚地翻山越岭。这时他决定彻底治疗一下他的腿伤。他叫警卫员把他伤口中的脓挤出去。警卫员看到陈毅痛得脸色发白，急忙停下手来。陈毅命令他继续挤，警卫员说他下不了手。陈毅已经痛得浑身发抖，“好吧，”他说，“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发抖了。”警卫员把陈毅的腿捆在树上又继续挤，直到把脓挤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然后，用盐水冲洗了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包扎好。陈毅痛得像得了舞蹈病似地浑身发抖，但不久就恢复了自制力，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的确如此，伤口彻底愈合了，再也没有发作。②

[注]①见陈丕显回忆录《赣南三年游击战争》。②材料来自1984年3月23日对胡华的采访。

（过家鼎等译，有删改）

7．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本一依次写到“月光一照”“启明星贼亮贼亮的”“太阳已经出来了”，既推进了情节发展，也暗示了主人公心理的变化。

B．文本一中的老黄是小说叙述者，也是“手术”的实施者，小说通过描写他不敢下手、不敢看等情形，烘托了老胡的刚毅。

C．文本二中陈毅“术”后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这样的话语既带着战争年代的特定色彩，也表现出陈毅的乐观与幽默。

D．通过对老胡和陈毅战胜身体痛苦的描写，两个文本不仅写出了战斗生活的艰苦卓绝，更写出了革命信仰的巨大力量。

8．老胡这一人物形象有哪些特点？请结合文本一简要分析。

9．这两个内容相近的文本文体不同，因而艺术表现也有差异。请比较并简要分析。

（2022·新高考Ⅰ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江上【注】**

冯至

子胥望着昭关以外的山水，世界好像换了一件新的衣裳，他自己却真实地获得了真实的生命。时节正是晚秋，眼前还是一片绿色，夏天仿佛还没有结束。向南望去，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平原。

他在这荒凉的原野里走了三四天，后来原野渐渐变成田畴，村落也随着出现了，子胥穿过几个村落，最后到了江边。

太阳已经西斜，岸上三三两两集聚了十来个人：有的操着吴音，有的说着楚语。有人在抱怨，二十年来，这一带总是打过来打过去，弄得田也不好耕，买卖也不好做。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前几年吴王余昧死了，本应该传位给季札，但是季札死也不肯接受，退到延陵耕田去了。一个这样贤明的人偏偏不肯就王位，要保持他的高洁。”

“他只自己保持高洁，而一般人都还在水火里过日子，——我恨这样的人，我们都是吃了他高洁的苦。”一个年轻人愤恨地说。

那老年人却谅解季札：“士各有志。他用行为感动我们，不是比做国王有意义得多吗？——就以他在徐君墓旁挂剑的那件事而论，对于友情是怎样好的一幅画图！”

季札在死友墓旁挂剑的事，子胥从前也若有所闻，他再低下头看一看自己佩着的剑，不觉起了一个愿望：“我这时若有一个朋友，我也愿意把我的剑，当作一个友情的赠品，——而我永久只是一个人。”子胥这样想时，也就和那些人的谈话隔远了，江水里的云影在变幻，他又回到他自己身上。这时江水的上游忽然浮下一只渔船，船上回环不断地唱着歌：

日月昭昭乎浸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面前的景色，自己的身世，日月昭昭乎浸已驰，是怎样感动子胥的心！他听着歌声，身不由己地向芦苇丛中走去。

西沉的太阳把芦花染成金色，半圆的月也显露在天空，映入江心，是江里边永久捉不到的一块宝石。渔夫的歌声又起了：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

歌声越唱越近，渔舟在芦苇旁停住了。子胥身不由己地上了船。

多少天的风尘仆仆，一走上船，呼吸着水上清新的空气，立即感到水的温柔。子胥无言，渔夫无语，耳边只有和谐的橹声，以及水上的泡沫随起随灭的声音。船到江中央，水流变得急骤了，世界回到原始一般地宁静。子胥对着这滔滔不断的流水，他想这是从郢城那里流来的。他立在船头，身影映在水里，好像又回到郢城，因为那里的楼台也曾照映在这同一的水里。他望着江水发呆，不知这里边含有多少故乡流离失所的人的眼泪。父亲的、哥哥的尸体无人埋葬，也许早已被人抛入江心；他们得不到祭享的魂灵，想必正在这月夜的江上出没。郢城里的王公们都还在享受眼前的升平，谁知道这时正有一个人在遥远的江上，想把那污秽的城市洗刷一次呢。子胥的心随着月光膨胀起来……

他再看那渔夫有时抬起头望望远方，有时低下头看看江水，心境是多么平坦。子胥在他眼里是怎样一个人呢？一个不知从何处来，又不知向哪里去的远方的行人罢了。但是子胥，却觉得这渔夫是他流亡以来所遇到的唯一的恩人，这引渡的恩惠有多么博大，尤其是那两首歌，是如何正恰中子胥的运命，怕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唱得出这样深切感人的歌词，而这歌词却又吐自一个异乡的、素不相识的人的口里。

船缓缓地前进着。两人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整日整夜浸在血的仇恨里，一个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他看那渔夫摇橹的姿态，他享受到一些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柔情。往日的心总是箭一般地急，这时却唯恐把这段江水渡完，希望能多么久便多么久，与渔夫共同领会这美好的时刻。

船靠岸了，子胥口里有些嗫嚅，但他最后不得不开口：“朋友。我把什么留给你作纪念呢？”渔夫倒有些惊奇了。

这时子胥已经解下他的剑，捧在渔夫的面前。

渔夫吓得倒退了两步，他说：“我，江上的人，要这有什么用呢？”

“这是我家传的宝物，我佩带它将及十年了。”

“你要拿这当作报酬吗？”渔夫的生活是有限的，他常常看见有些行人，不知为什么离乡背井要走得那么远。既然远行，山水就成为他们的阻碍；他看惯了走到江边过不来的行人，是多么苦恼！他于是立下志愿，只要一有闲暇，就把那样的人顺便渡过来。因为他引渡的时候多半在晚间，所以就即景生情，唱出那样的歌曲。“这值得什么报酬呢？”

子胥半吞半吐地说：“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将来说不定会有那么一天，你再渡我回去。”渔夫听了这句话，一点也不懂，他只拨转船头，向下游驶去。

子胥独自立在江边，望着那只船越走越远了，最后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你这无名的朋友，我现在空空地让你在我的面前消逝了，将来我却还要寻找你，不管是找到你的船，或是你的坟墓。”

他再一看他手中的剑，觉得这剑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他好像是在替一个永久难忘的朋友保留着这支剑。

（有删改）

[注]历史小说《伍子胥》写于1942~1943年，取材于春秋时期伍子胥的复仇故事，叙述他由楚至吴的辗转逃亡。小说共九节，《江上》为第六节，伍子胥过了昭关，继续跋涉，前往吴国。

6．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子胥过了昭关，所见风景与前大不相同，那大片绿色和原野，也是子胥再次“获得了真实的生命”的心情写照。

B．“唯恐把这段江水渡完”，表现了逃亡中的子胥的心态，只有在江上的这段短暂时光，他才能够平和地欣赏风景。

C．子胥同渔夫道别，说话时“有些嗫嚅”“半吞半吐”，表现的是子胥渴望同渔夫交流，又碍于隐情而无法敞开心扉。

D．“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子胥在江上领会到渔夫的“世界”，他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更深的理解。

7．关于文中江边人们谈论季札的部分，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那位老人欣赏季札不就王位的高洁，也称赞他以美好的行为感动了世人。

B．那位年轻人认为季札不顾百姓死活，只顾独善其身，逃避了济世的责任。

C．季札挂剑一事进一步说明了他的品行，也为后文的子胥赠剑做了铺垫。

D．季札的退耕田园，与下文渔夫的泛舟江上，共同表达出本文的隐逸主题。

8．舟行江上，子胥的思绪随着他在江上的所见所感而逐步生发展开。请结合文中相关部分简要分析。

9．渔夫拒剑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渔夫是一位义士，明知伍子胥身份而冒死救他渡江，拒剑之后，更为了消除伍子胥的疑虑而自尽。本文将渔夫改写为一个普通渔人，这一改写带来了怎样的文学效果？谈谈你的理解。

（2022·浙江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逛**

和军校

泔河村的敦厚妈一辈子逛过的最大地方是观音镇。翻过泔河，上一道坡，走两顿饭的工夫，就是观音镇了。观音镇是真的好，那么宽的路，那么多的人，那么多好吃好喝好穿的。虽然这些吃喝她都没享受过，可逛一逛也够敦厚妈幸福几天呢。敦厚六岁，敦厚妈摔跛了腿。从此，敦厚妈再也没有逛过观音镇。有一回敦厚妈走娘家，正好有一辆大卡车来娘家拉西瓜，那车真大，拉的西瓜真多，跑得真快，敦厚妈惊骇得不得了，一跛一跛地跟出去半里地看稀罕。回到村里，敦厚妈就一遍一遍地给人讲那汽车，听的人听着听着都笑了。

敦厚妈守寡早，就守了敦厚这么一个儿子，因此把敦厚看得比埋在屋角的钱罐罐还紧。所以，当敦厚想当兵的时候，敦厚妈死活不依。村支书张大昌对敦厚妈说：“你还能把他守一辈子？叫娃去当兵吧。”敦厚舅舅也支持；敦厚妈的心动了，说：“那就叫娃试试。”敦厚一试，真就“试”上了，崭新的军装穿上身，就要走了，敦厚妈把前襟哭湿一大片，说：“这可咋弄呢，娃从小都没出过门，衣裳破了谁给他补，饥一顿饱一顿的，谁记挂他呀……”敦厚还是走了，眼圈红红的，和同村孙四海、孙长明一起去当兵了。

敦厚当兵的第三个年头回来了，和村里的小秋结了婚。小秋是个俊人儿，少话，识理，没过门就三天两头来帮敦厚妈做家务，妈长妈短地叫。没几天，敦厚回部队去了。敦厚妈就和小秋相依着过日月，不争不吵，像母女。泔河村的人都说“敦厚妈真是有福气呢”。又过了两年，敦厚寄回来一封信，说他入了党，转成了志愿兵，要去一个油田当石油工人。泔河村的人都替敦厚高兴。

敦厚是个孝顺儿子，他到油田当了石油工人，每次回来，都给妈买好多好多好吃好穿的，帮妈干所有农活，用自行车驮着妈到观音镇逛两回集。敦厚的话变得多了，当着全村人的面，讲他的油田，讲他的油田有多大，讲他的油田有多好，讲得一村人都勤勤地朝敦厚妈递艳羡的目光。敦厚又要走了，临走，给妈留下了好多的钱，又叮咛媳妇小秋好好地侍候妈。就在这一年的年根，敦厚匆匆地回来了，又匆匆地走了，走时带着小秋。

偌大的一个屋子，空荡荡的只剩下敦厚妈一个人了，她常常盼敦厚盼到天明，只要碰到村里的人，敦厚妈就一直说她的儿子敦厚。有一回，孙四海他妈说：“你敦厚咋不带你进他的油由上去逛一逛啊？”因为孙四海刚带他妈逛了咸阳。每逢这时，敦厚妈就替她的儿子说话：“敦厚也是叫我去的，我想咱一个农村妇女，腿又不好，话也不会说，走不到人面前去；再说了，敦厚又要忙公家的事，咱去了给娃惹麻烦呢。”村里的人也就信以为真了，不再说这类话。敦厚妈回到家里就犯嘀咕了，敦厚可从没说过接她去美丽的油田逛一逛这话！再说了，她也真想去敦厚的油田上逛一逛了。所以，当敦厚再次回来的时候，敦厚妈就有心问一问敦厚了：“敦厚，油田上真像你说的那么好？”敦厚说：“好，娃能骗你吗？几十万人的大油田，顶咱几千个泔河村，高楼房，宽马路，人山人海。”敦厚妈说：“妈这腿不争气，要不，妈也想到你的油田上逛一逛呢。”敦厚的口吻就变了，躲开妈的目光，含糊着说：“其实也没啥好逛的。”这一天，敦厚的舅也来了，他也给敦厚说：“你和小秋一走，你妈一个人在家里孤呢；你把你妈接到油田上逛一逛。”敦厚还是说：“其实也没啥逛的。”

此后，泔河村人的话变得难听了：“真看不出敦厚是个没良心的。”

敦厚妈说：“是我不去，油田没啥好逛的。”

孙四海他妈说：“没啥好逛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没啥好逛的他为啥把他媳妇叫去逛呢？”

孙长明他妈也附和着说：“不是咋的，往后少跟这人打交道。”

村里人都这么说，次数多了，敦厚妈就觉得脸上不光彩，人多的场合去的也少了。

敦厚妈的身子一日不济一日，年底就突然不行了。支书张大昌做了主张，一封电报把敦厚从油田上招了回来。敦厚夜夜陪着妈，给妈端吃喂喝，无微不至。小秋更是殷勤，尽着一个媳妇的孝道。敦厚把妈驮到县医院查病，医生冷着脸叹了口气说：“准备后事去。”敦厚把妈驮回村里了，急着要去油田。在村口，支书张大昌拦住了敦厚的去路。

张大昌说：“敦厚，你妈是有今没明的人了，赶紧接你妈去油田逛一逛。你要有良心。”

敦厚说：“叔，我知道。等翻过年，我就给我妈看病，就是走到天南海北，我也要给我妈把病看好。”头一低，那泪就“叭叭叭”地砸下来。

张大昌说：“你妈是没几天的人了，你现在就把她接走。”

敦厚说：“叔，我有难处。”

张大昌沉了脸，说：“敦厚，你要是今日不带你妈走，从今往后，你就别再叫我叔，泔河村就没你活人的地方了。”

敦厚咬咬牙，走了。

敦厚走了，泔河村的骂声也就起来了。

敦厚走后第十九天，小秋正在给妈熬药，门外来了一辆小车，下来几个人，说是接小秋和敦厚妈，还有村支书张大昌。一见面，小秋就抱住张大昌，哇的一声哭了。

一行三人来到油田，来到了敦厚所住的单站上。这里，就他一个采油工，一个单站，好大一座山，一口油井，一节列车式铁皮房，住着敦厚一个看井人，四野茫茫，遥无人迹，比他们的泔河村还荒凉。小秋的感觉是准确的，敦厚死了。有三个盗油人，开着四轮车，敦厚拦车，他们送钱，敦厚不要，他们吓唬，敦厚不怕。敦厚伸手拦在路中央，说：“想把油拉走，就从我身上碾过去。”

装满一车油的四轮从敦厚身上碾了过去……敦厚死前，留下话：把我妈，还有支书张大昌接到油田来看看。还说，他这几年攒的钱，全用来给他妈看病……

采油厂的领导说，这口井是全厂最远的一口井，没有人愿意来住单站。敦厚刚从部队下来，又是党员，他就主动去了。这么多年，他一句埋怨都没有过，从没提出过困难。

小秋抱着妈哭得死去活来，她断断续续地说：“他一直想条件好些了，分了房子，再把妈接来……”

最后，在如何处理敦厚遗体的问题上，支书张大昌和油田上的领导发生了分歧，张大昌说：“敦厚是个好娃，是我们村的光荣，叶落归根，我们村要把他运回去，给他建一个高高大大的墓。”

油田上的领导说：“敦厚同志是优秀共产党员，我们还要追认他为烈士，号召全厂的采油工向他学习，所以我们想把敦厚同志的遗体火化，留在这里。”

双方各说各有理，互不相让。就在他们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小秋和她的婆婆在山上那个采油小站旁悄悄地为敦厚挖着墓穴。

妈说：“敦厚，你就住这儿，把井看好……”

小秋说：“妈要是想你了，我就跟妈来看你……”

起风了，落雪了，一会儿，天地一色。

（有删改）

10．作品塑造敦厚的形象主要使用了哪些艺术手法？

11．敦厚具有怎样的品格？

12．怎样评价敦厚妈和小秋把敦厚葬在采油小站旁的行为？

13．赏析小说画线的两处描写及两者对比所构成的艺术效果。



（2021·全国乙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秦琼卖马**

谈 歌

民国二十二年立秋这天下午，保定城淹没在一片知了的鸣叫声中。一辆人力三轮停在了古董店艺园斋门前。一个身着灰布大褂的中年汉子下了三轮，提个柳条箱进了店门。伙计杨三忙迎上来，给汉子让座沏茶。

“我找韩定宝先生。”

杨三怔了一下，低声答道：“韩老板已经去世三年了。”

汉子惊了脸，手里的茶碗险些跌落。杨三又道：“现在的老板是杨成岳先生。”汉子呆了片刻，缓声道：“我想见一见杨老板。”说着取出一张名片。杨三接过看了一眼，惊讶道：“您就是王超杰先生啊。您稍等。”

王超杰，人称北方铁嗓，专攻老生。平生喜好收藏官窑彩瓷。几年前一场中风，愈后左腿不利落，便不再登台。

不一刻，一壮年男人出来，拱手道：“王先生，幸会。我是杨成岳。早年曾听过王先生的大戏，今日竟是有缘在此相见。”王超杰笑笑：“这么说杨老板也是门里人了？”杨成岳笑道：“不瞒王先生，杨某也曾是票友，只是不敢与王先生坐论其道。——不知王先生到保定有何贵干？”王超杰笑道：“有几件古瓷，想让杨先生鉴赏。”便打开柳条箱，取出一摞盘子，放在桌案上，共是六件。

杨成岳凑近细看，看了半刻，便向王超杰点头微笑。王超杰笑道：“这是我多年前从一个落魄商家手里收购而来。地道上品，还请杨老板说个价钱。”杨成岳问：“此乃王先生心爱之物，何故出手呢？”王超杰长叹一声：“生计所迫，还望杨老板成全。”杨成岳点头笑笑：“本店小本生意，实在不好言价了。还请王先生体谅。”王超杰脸上滑过一丝失望，杨成岳道：“买卖不成仁义在，先不说价钱，容我再想想。”王超杰起身告辞，杨成岳却一定留他吃饭。吃过饭，又给王超杰找了一家上等客栈，店钱饭钱都由艺园斋开支。

王超杰来到保定的消息很快传开。这一天，名琴师张小武请王超杰和杨成岳吃酒。吃过几杯酒，话便多了起来。杨成岳道：“王先生，当年听您一出戏可真是不易，一张票要卖到十五块大洋。”王超杰摆手笑道：“好汉不提当年啊。”张小武笑道：“今日何不乘兴唱上几段，一饱我二人的耳福呢。”王超杰笑道：“二位想听，那我就干唱几句吧。”张小武忙摆手：“不行不行。取我的胡琴来。”

胡琴响起，王超杰就唱起来：“店主东拉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珠泪洒下……”一曲唱罢，杨成岳击掌叫好。“王先生唱得字正腔圆，只是悲凉了些，壮气不足。秦琼秦叔宝盖世英雄，一时落魄，壮志不减才对。”王超杰笑道：“秦叔宝到了那时，壮志不减也得减了。毕竟不知道单雄信能够出来啊。”三人都笑了。

说笑了几句，王超杰笑道：“超杰此次来保定不是卖马，而是卖瓷器。只是杨老板不肯成交啊。”杨成岳沉吟了一下：“王先生一定要卖，就请说一句落底的话吧。”王超杰笑道：“这几只雍正官窑粉彩过枝碧桃大盘，我当年得来也的确不易。一只盘子五百块大洋总是值的吧。”杨成岳想了想，笑道：“那好，明天你到我店里去，我们当面钱货两讫。”

第二天，王超杰带着箱子去了艺园斋。进了店门，见张小武和杨成岳已经等在那里。

王超杰笑道：“二位摆好功架，是否还要我再唱上一段助兴？”杨成岳击掌大笑：“正是此意。”王超杰想了想，就说：“今日就唱一段《奇冤报》吧。”胡琴响起，王超杰唱起：“未曾开言两泪汪，尊一声太爷听端详……”

杨成岳击掌叫好。张小武叹道：“今日真是大大地过了一场瘾。”王超杰笑道：“也唱过了，就请成岳先生过目吧。”杨成岳让账房取过一箱大洋，笑道：“超杰先生，清点一下。”王超杰摆手道：“不必不必。”

王超杰告辞，杨成岳和张小武送出门外，直到看不见了，二人才转回店里。杨成岳盯着那六件瓷盘发呆。

张小武笑道：“成岳，不知道你能赚多少。”杨成岳一笑：“你说呢？”猛一挥手，那六件瓷盘竟被掸落，摔在地上，碎了。张小武大吃一惊：“你……” 杨成岳道：“请随我来。”进了里屋，只见货架上有几只盘子。杨成岳叹道：“这才是真的。”张小武结舌道：“你是说，超杰先生带来的，是赝品……”杨成岳道：“正是，那东西顶多值上几吊钱。我看出王先生心爱此物，不好说破，也只好装痴作呆了。”说罢长叹一声。

张小武皱眉道：“那三千大洋……”杨成岳一笑：“我们一共听了超杰先生两出戏，也就值了。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送与王先生，也便是用在了去处。”

张小武默默无语，转身要走。杨成岳喊住他：“小武兄，何不操琴，我今天直是嗓子作痒了。”张小武怔了一下，就坐下，操起了琴。杨成岳唱起，苍凉的唱段就灌了满店：“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

门外已经是秋风一片。

（有删改）

7．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王超杰说话多是“笑道”，唱的戏词则是“珠泪两下”“两泪汪”，这种细节写出了他当时的处境与心态。

B．杨成岳当着张小武的面，把重金买到的六件瓷盘掸落地上，这一转折将故事推向高潮，也使杨成岳形象更为饱满。

C．小说语言比较独特，用语考究，古朴典雅，对话不用日常口语，有种舞台味道，与人物的身份地位极为相符。

D．小说从立秋这天的知了鸣叫写起，以“门外已经是秋风一片”收尾，借秋意加深来传达人世的苍凉之感。

8．王超杰为什么选择《秦琼卖马》的唱段，且唱得壮气不足？请简要分析。

9．买卖瓷盘的过程中，杨成岳的心理发生了哪些变化？请结合作品简要说明。

（2021·新高考I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石门阵**

卞之琳

“诸葛孔明摆下了八阵图，叫陆逊那小子，得意洋洋，跨马而来的，只见左一块石头，右一块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直弄得头都昏了，他一看来势不妙，就勒转了马头，横冲直撞，焦头烂额，逃回了原路。——这《三国》里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

说到了这里，干咳了一声，木匠王生枝抬起了眼睛，打量了一番列在他面前的许多面孔。

男人的面孔，女人的面孔，小孩子的面孔。带胡子的有，麻的有，长雀斑的有，带酒窝的有，一共十来张，在中秋前两天的月光里，有明有暗，可是全一眼不眨，只是点点头，意思要王木匠尽管讲下去得了。

王木匠手巧。譬如，现在邻近各村常用的由煤油箱改造的水桶子，确是王木匠的发明。他的手艺不止见长于他的本行。

“对，我正要给你们摆一个和八阵图差不多的石门阵，不过几句话，一点新闻，石门阵摆退鬼子兵。”

老王捡去才落到颈脖子上的一片枯枣树叶子，随即干咳了一声。

“来了。”大家一起想。

果然——

“来了！来了，一群鬼子兵！”

王木匠转过头来望望山坡下转进村子里来的白路，仿佛日本兵当真从那边来了，把听众给吓了一跳。

“他们先在远处山头上向镇上望，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条小街上有人吗？没有。

“那个院子里有人吗？没有。

“那堆小树丛背后有人吗？没有。

“八路军走光了。好，那个头儿，吩咐先下去五十个胆子最大的‘皇军’。

“‘开步走！’他们下来了，那五十个鬼子，骑了马。”

“这条镇不是就完了吗？”宋长发很担心地插上了一句。

王木匠没有理他，干咳了一声，接下去：

“骑了马，得意洋洋！瞧，第一个麻子，腰板挺得多直啊。瞧，第二个是八字胡子，第三个是小耳朵，小耳朵回过头来，看后面跟来的都很威风，就把头昂得高些。

“小耳朵的心是在一家老百姓的阁房里。

“八字胡子的心是在一家老百姓的铁柜里。

“麻子的心是在一家老百姓的猪圈里。”

“真不是好东西！”谁的声音？李矮子？因为隔壁李矮子院里的驴忽然叫起来了，仿佛怕给日本兵抓去呢。

“说话间，不知不觉，已经走进了村子。

“麻子忽然在一家门口勒住了马。八字胡子、小耳朵和后边四十七个人都勒住了马。满街上鸦雀无声。

“麻子盯住了一家的屋门，不作声。

“小耳朵也盯住了那家的门，不作声。”

“他们看见了什么呀？奇怪。”小梅子插上来一句，仿佛代表了全场听众。

“他们看见了什么呀？奇怪——后边那四十七个‘皇军’也这样问哪，可是没有出声，他们不作一声在那边发愣，那五十个‘皇军’。

“他们看见了什么呢？奇怪。

“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见门里堵满了石头——石头门。

“他们索性向前跑，沿街向左向右转了两个弯。

“一路上——

“向左看：石头门。

“向右看：石头门。

“石头门。石头门。石头门。”

“干脆说吧，别那么别扭的！”宋长发老婆着急了，也仿佛代表了全场听众。

“他们的脸都白了。听，四面山头上一片喊杀的声音！打枪的声音！八路吧？看，山头上那么多人呢，糟了！糟了！”

“好了！好了！”谁的声音？仿佛大家的声音。

“他们勒转了马头，死命踢着马肚皮，向左，向右，转了两个弯，他们就横冲直撞，连奔带蹿地逃命了。

“逃出了镇口，心里跳得像马蹄一样急呢。

“麻子还在想：我这一身肥肉不至于喂他们的麦田吧。

“八字胡子还在想：我抢来的钞票不至于被他们捡回去吧。

“小耳朵还在想：我怀里的相片不至于被他们拿去上报吧。”

“老王，你活像钻进了他们的心里了。”李矮子说，意思是两重的，表示不相信，也表示惊叹他叫人不能不相信。

“胡老三，”王生枝说，把眼睛对准了一个衔着旱烟管的男子，“昨天你也在南教场听过政治指导员的报告的，你说我可曾说谎。那条镇叫洪子店，在太行山那边。”

“大致还不错，”胡老三说了，“部队在镇东十五里地方，和敌人打了一昼夜。农民救国会集了五百会员，三个钟头内把全镇上能搬的都搬走了，五百会员就拿起了枪，躲在围山上等了。不过，老王，门是用砖头堵的。”

“那有什么关系，石头门说起来好听一点，只要不是木头门就行了。木头门烧得开。上次苏家峪不是给门板都烧光了。洪子店也烧去了许多。可是我老王一年来明白了一个道理：守住了大门，不用关二门。对，把我们的门板烧掉呢，我们就夜不闭户。”

“那你就少了生意了，人家以后还要你做门板吗？”

大家笑了，同情王生枝。

王生枝在月光里走回家去的时候，倒认真地想起当真到了处处夜不闭户的时代。他常常想做一张极精致的衣橱，已经设计了多年，总可以有做成的一天了。不过他知道大家还得先摆多少次真正的石门阵，不是用口，“也得用手。”王木匠看看自己结实的突起了老茧的掌心，说不出由于哪一种情感，不由得感叹了一下：“我这双手呵！”

延安，1938年秋

（有删改）

6．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用煤油箱改造水桶子，既说明王木匠手巧，也为后文故事情节发展埋下伏笔。

B．王木匠讲故事不乏新意识，他的灵感除了来自“八阵图”，还来自“一点新闻”。

C．石门阵故事取材于政治指导员的报告，“麻子”“小耳朵”等鬼子均确有其人。

D．王木匠因追求手艺完美而无法做出理想中的衣橱，他对着自己的手发出了感叹。

7．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小说以王木匠重提诸葛亮八阵图战事开头，再写村民们的表情神态，这样，石门阵故事还未正式展开，王木匠擅长讲故事的形象就已经确立起来了。

B．小说描写村民们的面孔，用“带胡子的有，麻的有……”，而不用“有的带胡子，有的麻……”，突出了不同面孔最显著的特点。

C．小说调动了许多“声音”来配合王木匠的讲述，如小梅子等人的插话、王木匠的干咳声，乃至与故事毫不相干的驴叫声，读来令人如临其境。

D．小说讲了一个王木匠讲故事的故事，这种故事套故事的结构颇具匠心，不仅使小说叙事变得更为复杂，同时也使小说的主题更加多元。

8．王木匠讲石门阵时，多处使用反复手法，这种讲述方法有什么效果？

9．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门”，在不同层面有不同含义，请结合文本加以分析。

（2021·浙江卷）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麦 子**

红 柯

他们住在祖国边疆旷野中的土房子里，要一直守护下去。不管是谁，问他们搬不搬走？他们都说要住下去。当然了，老婆婆的回答要平和一些：“搬走怎么办呢？你前脚走，草就后脚跟过来，这儿的草有多凶哇，你刚转个身，它们就爬到窗户上，往屋里钻。”老头脾气躁：“往哪搬？我搬走你住呀。”老头总以为他住的是宫殿。

房子又矮又小。房子高不起来，房子周围的树就不怎么高。这儿的树都是矮个儿，都是那种憨厚的榆树，树杈很多，叶子很密，就是长不高。风大。树像绿狮子，毛发纷乱，疯狂地扑打风，风疼得满地打滚，蹿到天上，发出长长的哨音，又跌落到洼地里发出猛兽似的嗥叫。风嗥叫起来，地都动呢。老头吓唬老婆婆：“树抽打它们呢，树是老天爷的鞭子，老天爷要抽它们，它们只能哇哇乱叫。”老婆婆战战兢兢：“老天爷为啥抽它们？”老头说：“谁让它们乱跑，老天爷可容不得谁整天乱跑。”

老婆婆走到浓密的树林里，老头发现她竟然一身金黄，飘动着团团芳香，就像一头金色的豹子。豹子走在麦田里，麦子哗哗响起来。麦子的金光洒在榆树上，榆树叶子油汪汪的；麦子的金光洒在云朵上，云就像戴了金笼头，云跟牲畜一样弯下脖子在明净辽阔的苍穹上吃草，云吃草的声音很柔和，窸窸窣窣。老婆婆摸麦穗呢。她的手像一只跳鼠，跳到麦芒上，麦芒浓密绵长就像夏天的睫毛，老婆婆触摸到夏天最美丽的地方。

麦子在老婆婆掌心里颤动。

老婆婆的手黄巴巴的，长满了像豆子一般的金黄的茧，那些茧豆真大呀，又圆又壮实，比麦粒儿大，比麦粒儿好看，就像一颗小太阳。大漠的太阳都这样子，小小一点，原野就像合起来的手掌，太阳在金色的指缝间回落。有时太阳会挂在树梢上，挣扎半天也挣不脱，把树都拉弯了，茂密的树梢牢牢地抱着太阳不肯松手，就像一个粗野的汉子紧紧抱着他心爱的女人。

老婆婆的额头闪动着快乐的光芒，发出梦呓般的叫声：“长高了，长胖了。”老婆婆搓开一只麦穗，麦粒肥肥胖胖，软乎乎的，就像刚出生的婴儿。老婆婆用手轻轻拍打着：“哭哇哭哇，快哭上一声。”

老婆婆曾生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夭折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生过孩子。

那时，他们年轻力壮，老头自己动手做了几只木碗，换了一口大锅，好像他们要生一大群孩子。她说：“拿什么养活他们呀？”丈夫自豪得不得了：“咱们这里，想要多少娃娃就有多少娃娃。”丈夫大手一指，外边是辽阔的原野。

旷野无边无际，伸向远方，好多年以后，从大城市来的洋学生把这辽阔的土地叫太平洋。

老头不知道什么太平洋，老头只知道他要养许多娃娃，老头就从太平洋开始的地方垦荒。老头端着簸箕①把金黄的麦种大把大把撒出去，那正是落日时分，泥土波涛汹涌就像沸腾的金属。老头的手臂跟鹰一样伸向苍穹，把落日给遮住了，手臂粗壮的黑影投落到地上，随即发出一阵粗重的刷刷声。麦种的大网捕获了土地，肥大的土块跟鱼群一样跳起来，向四周奔窜。太阳落下去，麦子升起来。

老头端着空簸箕，眼睛充满梦幻般的光芒。

那年，他去团部接受重要任务。他已经30岁，他在农场最偏远的地方开荒种地，领导想起了他的婚姻问题。传他去团部的重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他骑马跑了三天三夜，赶到团部。他喊报告进去的时候，政委正给一个青年女子谈话，政委的脸色不太好看。那女子却眉是眉眼是眼，长得很好看。他都看呆了。女子不看他，他看人家。政委说：“怪我无能，没把工作做通。”漂亮女子转身走了。他劝政委别生气：“那么漂亮的女子根本不适合我。”政委吃惊地看他，他说：“我那地方需要结实的女人，跟马一样结实的女人。光漂亮不中用。”政委说：“你要身体棒的，还真有一个，长相差些，心灵绝对美。”

他很快就见到那个大块头女人，他们在猪圈见面的，她是炊事班长，兼管猪圈。她接触过好几个男的，都没谈成。她跟猪呆在一起，那些猪个个肥壮无比。大家发出惊叹：谁跟她过日子，谁就能肥壮起来。就是没人动这个念头。他们见面，她就说：“你这么壮，你还来找我。”他说：“谁不想壮。”“你想壮？”“我想壮。”“你找对人啦。”

他们就这么说好了，她跟他走。她骑上团部最好的大白马，跟他走了。

走进荒漠她就显出优势，她在空旷荒凉的景象中亮丽起来，他不停地看她，他故意把她让到前边，她圆浑浑的长脖子跟枯死的胡杨打个照面，胡杨就亮起来。坚实的木纹显得很清晰，她整个庞大的身躯一下子让大荒漠充满了生机。

女人和骏马走在太阳的谷地里，女人就像起伏的群山。他没想到他能娶这么大一个媳妇儿，一个顶三个。

“你说我一个顶三个。”

“三个女人才顶你一个。”

“从来没人这么说过我。”

“我是你男人才这么说你。”

“你是我男人，你就天天这么说我，我喜欢你这么说我。”

跟那个年代所有的边疆故事一样，他们的洞房在地窝子里。他们说：“我们虽然住的是地窝子，但我们种的是太阳。”麦子生长的样子就像太阳升起来……

长满谷地的麦子，大片大片的麦子……太阳落下去，麦子长起来。

老头端着大簸箕，麦种撒光了，簸箕里还有泥土的光芒。“我把泥土的光芒端回来啦。老婆子开门啊。”泥土金闪闪的，老婆婆被吸引住了。

“我们是簸箕命。”

他们伸出手，手指蛋上指纹的纹路，没有一只斗，全是簸箕。斗才聚财，簸箕不聚财。老婆婆说：“咱不要财。”老婆婆搓开一只麦穗，搓出几十颗胖乎乎的麦粒，轻轻拍打着：“哈哈我有这么多孩子。”

（有删改）

【注】①簸箕：用竹篾或柳条编的器具，三面有边沿，一面敞口，用来簸粮食等。

10．第二自然段描写环境有何用意？

11．赏析文中画线部分比喻、象征手法的艺术效果。

12．小说用多种风格的人物语言塑造了主人公多方面的品格，试作分析。

13．探究“麦子”在全文中的作用。